

又是一年菡萏绿,夏日的荷塘,诗意在月色朦胧中晕开开来。

荷塘在高庄后面,周口人抗击日寇的北大堤便是荷塘的南沿儿。顺堤延伸,荷塘东西长约五六六十米。宽约十四五米的样子,水面弯曲曲折并不规整,恰这不规整反而衬托出了荷塘的妖娆。

夏日的荷塘最能勾人的魂魄。

动人的蛙鼓此起彼伏,有合唱、有独唱、有问答;间或有从岸边跃入或从荷叶上跃入的扑通声,当然,那蛙泳的姿势真的是优哉游哉,无可挑剔。俏丽的浣纱村姑或端着荆条筐、或扛着小竹篮来到荷塘边,把衣裳浸泡好了,搓揉洗涮,香皂、肥皂的香气便弥漫开来。小伙子们瞅准心仪的姑娘,往往会在水中抛去个石头蛋蛋、瓦片片,冷不丁地吓洗衣服姑娘一跳,抑或溅上一身水珠。玩笑开大的会把姑娘薄薄的上衣湿透,那胸部的轮廓便会引来偷袭小伙子狡黠的笑声。并非恼羞成怒的姑娘会笑骂一通:“谁?昨不找你娘去,有戴驴碍眼吗!”驴碍眼是给驴戴的眼罩,为的是让驴拉磨磨面时不乱挣,一圈一圈地让它以为是在走直道。有些小伙子也不是省油的灯,往往会使起哄“作案”的人。“叫娘!叫娘!”于是接下来便是男生滑稽大合唱:“过、过、过家家;戴、戴、戴花花;吹、吹、吹喇叭;坐花轿,

# 荷塘遗韵

都 烨

抬进房,抬进房,抱上床,捧着小脸叫新娘。噢……噢……”这时候如果遇上嫂子辈的,便有人挺身而出,为被嘲笑的姑娘解围,掂着棒槌赶过去,于是乎,小伙子们抱头鼠窜作鸟兽散一跑了之。

骂非真骂,打非真打,乡村俚语酿就的一瓮散发着烧酒味儿的情景剧而已。

说起荷塘的来历,有说是发黄水时筑堤时挖的,也有说是周家口保卫战时,为抗击从淮阳乘皮艇袭周的日寇,修筑堤防工事时挖的。大约是生成于郑州花园口扒口以后的那段时间。

说起这段历史,父亲便会激动起来。带兵的是国民党张占魁旅长,从漯河赶来的。张占魁是上蔡东岸人,苦出身。赤红脸,大半高,掂着盒子枪,戴了个笼头草帽,沿街子街过北寨门,就从咱门口往北带兵上的大堤,嘴里边大声骂着小日本,边呵斥着士兵赶路。亲历这一幕的父亲,八十岁时

还在给我讲道。就是那次打小日本,国民党一个机枪手被打死,你国德大爷抱起机枪对着日本的皮艇就扫了过去,光着膀子,事后张占魁赏了他七块大洋。

国德大爷姓康,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川汇区园艺场工作,活到九十多岁无疾而终。

对于孩子们来说,荷塘里的蛤蟆可是解馋之物。他们把母亲的缝衣针烧红弄弯,绑上线系到竹竿或树枝条上去钓蛤蟆。若是运气好,战利品会有几十只,回家交给大人收拾。鲜美无比的水鸡肉让孩子们能把骨头都嚼碎了。

荷塘里还游动着墨点儿似的蝌蚪,调皮的孩子会捧上一捧仔细端详。蝌蚪溜滑溜滑蹭得手心凉丝丝痒丝丝的,让人很是享受。如果小孩子眼发赤嘴里上火,大人还会捞上一些小蝌蚪让孩子喝下去,败火。

当然,采莲花、摘莲蓬也是经常上演的

一幕,那莲花的清香、那莲子微苦后甘的清淳味道,让人终生难忘。夏天的暴雨说来就来,躲不及的孩子会掀断肥大的莲叶戴头上遮雨。大人发现了便会一顿臭骂,说是掀断一根莲,会坏掉一瓜子藕的。

当莲子熟透,莲叶枯去、秋风渐起时,出淤泥而不染的那宝贝就可以采着吃了,那藕可是下酒的上品菜。不过采藕可有说道了。

这里采藕叫崴藕。有一童谣:崴,崴,崴来,崴出来藕芽儿喝水来。

那简直是像过节一样。

大人们下水之前先喝上一气烧酒,然后下到水里,顺着枯萎的荷梗,用两只脚摸索着在水底的淤泥里崴,身体一左一右地晃动着,很诱人的一种劳动的动态美。待肥肥胖胖、白白净净、鲜鲜亮亮的藕瓜儿浮上水面时,往往会引起岸上女人和孩子的欢呼尖叫声。崴藕的汉子一边把藕往岸边推,一边得到莫大奖励似的自豪地笑了。

时光匆匆,五十年前的荷塘早已被高楼所替代,那抗击日寇的北大堤也荡然无存,在塘边洗衣的婶子大娘多已作古,在塘中崴藕的叔叔大爷也已音容俱杳。每当从那里走过,我总会想起荷塘的模样,搜寻逝去的点滴,试图摸一摸那光滑翠绿的荷叶,嗅上那么一点点一缕缕荷塘的清香。

## 古师傅的小菜园

王雪涛

古师傅是学校的清洁工,负责打扫男生厕所的卫生。

学校有几千人,每天的清洁工作量很大。为了不影响学生上厕所,古师傅天不亮就起床上班,早早地来打扫卫生,等学生来上早课,厕所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而此时,古师傅已在楼梯下的工具房里休息。

男生厕所有个天井,天井里有片空地。学生经常随手往空地上扔杂物,有时还在晚上偷偷来天井里抽烟,天亮后一地垃圾,扔了扫,扫了扔,如此反复,成了让人头疼的顽症。

春天来了。一天早上,古师傅把这片空地打扫干净后,没有像往常一样休息,而是拿出铁锹松土、施肥,种上菜籽,再浇上水,忙完这一切,才在他的工具房休息片刻。

进进出出的学生好奇地看着忙碌的古师傅,有的甚至捂着嘴偷笑。他们不解:难道这么臭的厕所里能种出花园来?

古师傅笑眯眯地说:“不会的,菜哪有生来就臭的?长在厕所里也不会让它变臭。”

学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
夏末初秋,古师傅的小菜园开始结出了丝瓜和豆角,一根根长长的丝瓜和豆角高地挂在菜架上,秋实累累,一派丰收景象。

一天,一个学生来到古师傅的工具房,手里拿了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给他看,欲言又止。

古师傅一眼认出他就是那晚在厕所抽烟的学生,高兴得连声说:“好!好!祝贺你!”

学生也笑得很开心,朝古师傅深深地鞠了一躬:“谢谢您!古师傅。”

古师傅回屋拿了一个筐,给他摘了一些丝瓜和豆角:“拿回去,尝尝香不香?”

“香,一定香!”学生重重地点了点头。古师傅爽朗地哈哈一笑,脸上的皱纹绽放成一朵花。

从那以后,古师傅的小菜园一直种了下来。秋去春来,几年过去了,菜园黄黄绿绿间,一届届学生走了又来,厕所里的小菜园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,成为学生的回忆。

古师傅的小菜园,不仅养眼,也养心;不仅种菜,也育人。

有星星的晚上,欣欣会到我的住处来。我租住的房屋在顶层,推窗便可见满天的星星。

欣欣是我的闺中密友,从小一块儿玩大,工作了,又来到同一座城市。

我爱喝茶,枸杞、菊花,一起冲泡,我喜欢那种淡淡的清香,夹杂淡淡的苦涩。而欣欣偏不,她喜欢喝咖啡。她说,喝咖啡,时尚、浪漫。

你已经知道,欣欣是一个爱浪漫的人。

每次我喝淡淡的茶,她喝浓浓的咖啡,我们一起仰望星空看星星的时候,她都会给我低声地吟诵诗歌:我和你一起看星星,你离我很近,星星离我很远。但,我觉得,你离我很远,星星离我很近。

他的男人我见过,一个木讷讷、没有情调的男人。

我相信,离婚总有她的理由。

欣欣会给我讲她和男人的故事,对我,她什么都不会隐瞒。

欣欣说,每次吵架,都是他在说对不起。吵得最厉害时,他也不舍得动她一根手指头。

她感觉男人真窝囊、真老土。她说,他的男人就像太阳一样,有的只是温度、粗犷,而



桂荣 摄

## 乡村六月

仙源竹韵

六月的季风,把太阳的热情从印度洋吹到了豫东平原,受到太阳的恩赐,这里的生命次第鲜活起来了,舞出了绚丽的生命的色彩。

听吧,伴随着呼呼的风声,布谷鸟们起急来,它们不辞劳苦地催促着勤劳的人们“麦桔垛垛”、“麦秸垛垛”,从天亮催到天黑,从拂晓催到黎明。

看吧,南风吹过,原本寂静的麦田喧嚣起来了,一个个麦穗挺起了腰杆,似一列列哨兵在接受农人的检阅;那久违的麦香,从小麦的每一个毛孔散发出诱人的香味,吸引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匆匆返乡,赶赴抢收会战的盛会。可是,只需那么三四天,满地金黄的麦田便只剩下空空的麦茬地,严阵以待地等着人们播种新的希望。

茁壮的石榴树,吸吮着六月的甘露,喷薄出火焰般的热情;一个个含苞待放的石榴花,你扛着我,我挤着你,共同赶赴着六月的盛会。它们把火红的青春挥洒成最美的风景。

最美的还是乡村的夜。你只需在村子巷弄里转上一圈儿,就能切身感受到乡亲们的悠闲与温馨。看吧,忙活了一天的人们,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,手中端着啤酒,嘴里嚼着女人们新做的饭菜,唠着身边新发生的新鲜事儿。听吧,这边电视机里正唱着《花木兰从军》,那边院子里飘出来动感十足的《江南 style》,更有那牙牙学语的幼童跟着电视机里的孩子们唱着“小姐姐来放牛”,“妞妞”、“牛牛”“niu”不清。

乡村里参加高考的农村娃没有城里孩子的娇气,他们会站在田间地头聆听父母的叮嘱,然后独自一人走进决定人生命运的大考场,同其他的孩子们一决雌雄。因为农村娃的父母要及时赶种秋作物,他们深知“人误地一晌,地误人一季”的深刻哲理;他们还要在工地上不舍昼夜,拼命加班加点,为娃儿们筹集上大学的学费。

吃过晚饭,父亲和哥哥再也不用睡在麦场里,专等夜半时分起风扬场了,因为刚收下来的小麦早已被收割机处理得干干净净,扬场用的扬叉、落耙早已不知放到哪里去了。没有了扬场的烦恼,倒是可以静下心坐下来商议秋季作物的播种计划,然后洗个热水澡,安安静静地伴随着虫子的合鸣美美地睡上一觉。

乡村的六月是繁忙的,繁忙得让你连吃饭的空儿都感到有点少;乡村的六月是热闹的,田野里、村头儿热闹的场景常令人目不暇给;乡村的六月是成熟的,那小麦成熟的气息常常令我们这些乡下的孩子们梦回故乡。

唉!这令人魂牵梦绕的乡村六月哟,我何时能再次走进您温馨的怀抱,撒一次娇,捉回两回迷藏呢?

她的心一阵冰凉,终于明白,越位的爱情,是不会有结果的。

她的心陷入了谷底,头脑发胀,心如麻,而后走马灯一样和不同的男人约会,她喝酒、抽烟、唱歌、打麻将,我无奈地看着她的容颜一天天地憔悴。

那天,我在街上闲走,突然看到一个人,一个很熟悉的男人。我追上他。他是欣欣的前夫。

他冷漠地望着我,我突然感觉这个木讷的男人很可怜。

我说,你自己过吗,没想过再找一个女人吗?

他静静地听着,一脸迷惘地看着我,让我找什么?

我说,欣欣离开你了,你没有想过再找一个女人吗?

他苦笑道,我会等她的,她玩累了,就会回来了。

那一刻,我百感交集,只感觉一阵眩晕。

深夜,满天的星星哟,多么的浪漫。突然一颗流星滑落,我记得欣欣说过,那颗星星找不到家了,孤身在飞翔!

人都找不到家了,星星怎么会找到家呢?我想,该搬家了。

泡上一杯茶,仍是掺杂着枸杞、菊花。捧在手心,等着欣欣来。

我想和她说,不要沉迷于夜晚的浪漫,我们已经错过了许多的良辰美景,以后我们不要再看星星了,我们一起去看看太阳吧!

## 看星星,看太阳

红 乌

没有激情和浪漫。

于是,她就回娘家。很恶俗的招数。

在娘家,她在心里说,如果他送来一束玫瑰花,赔礼道歉,我就原谅他,立马和他回家。

等了一天,他来了,只是没有玫瑰花,有的只是三个字,对不起,还有男人谨慎微笑的表情。

那一刻,她终于明白,他只是个会说对不起的男人。她在心里说,我真是嫁错人了哟。

她自以为是个很小资的女人,渴望浪漫。

男人呢,很老土,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,虽然接受了精英教育,可骨子里那股土气,还是没有冲刷干净。男人喜欢看赵本山的小品,看《乡村爱情》。她不以为然,她要看也是看霆锋,看《非诚勿扰》。

然而浪漫的欣欣,一直不满意自己的婚姻。在那个有星星的晚上,她喝着浓浓的咖啡,然后告诉我,姐,我离婚了。平平淡淡的语调,毫无留恋的感觉。

他的男人我见过,一个木讷讷、没有情调的男人。

我相信,离婚总有她的理由。

欣欣会给我讲她和男人的故事,对我,她什么都不会隐瞒。

欣欣说,每次吵架,都是他在说对不起。

吵得最厉害时,他也不舍得动她一根手指头。

她的男人真窝囊、真老土。她说,他的男人就像太阳一样,有的只是温度、粗犷,而

下翻涌的麦浪,愧疚之情在我心头涌起。我夸下海口说:“爸,今年的麦收我一人包了!”父亲脸上掠过一丝笑意,嘿嘿笑了两声说:“娃子,你是上班的人,就怕时间上说不准啊。”我当即拍了胸脯,信誓旦旦地说:“爸,到时候看我的!”

九时的记忆里,小麦一黄梢,家家院里常常会传出“霍霍”的磨镰声。

如今,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,联合收割机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人力收割,但脱籽后的麦粒要从田里拉回村头、遇上晴天摊开晾晒,晒干扬净后再运回家中,如此折腾几天,也会把人累脱一层皮。麦子稍黄时,最先忙起来的是那些拥有大型收割机的农户们。

他们必须在麦收前,检修好机器、更换好零件、备足好油料等,毕竟一年只“出征”一次。

待一切准备妥当,便联系上周

边的农机户们一起朝麦区进发。

我们这里的国道上,经常能看到这样壮观的景象:几百辆红色的、绿色的收割机,排成“一”字型,张

开巨幅大口,像冲锋陷阵的将士,

轰隆隆一路向前开去。

每当此时,作为从农村走出的我,心里却沉甸甸的。

这几年,父亲明显地老了,黑红的脸上爬满了刀刻般的皱纹,年复一年的操劳使他过早地弯了腰。

记得几年前,我就劝他老人家别再种地了,谁知父亲把眼一瞪说:“你爸生在黄土地,这辈子压根儿就没想到离开黄土地,不种地干什么!”那时每到麦收前,父亲总是对我说:“你工作忙,不用你回家,有我呢!”我也劝过他麦忙时雇个人帮忙,父亲说:“‘三夏’大忙撂石头打不着人,找谁去?”硬是和母亲把六七亩麦子拾掇干净又用架子车一趟趟地运回家中。

去年收麦前,父亲手捧沉甸甸的麦穗,欣喜兴奋之余不无顾虑地说:“今年要你帮了!”望着脚

苏 童

常言说,风婆子,带刀子,小麦一黄梢。进入五月中下旬,无情的西南风就会裹着热浪刮遍豫东平原,绿油油的小麦就倏然变成一片金色。九时的记忆里,小麦一黄梢,家家院里常常会传出“霍霍”的磨镰声。如今,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,联合收割机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人力收割,但脱籽后的麦粒要从田里拉回村头、遇上晴天摊开晾晒,晒干扬净后再运回家中,如此折腾几天,也会把人累脱一层皮。麦子稍黄时,最先忙起来的是那些拥有大型收割机的农户们。他们必须在麦收前,检修好机器、更换好零件、备足好油料等,毕竟一年只“出征”一次。待一切准备妥当,便联系上周边的农机户们一起朝麦区进